



十五代兄從軍 戍守衡陽機場

民國三十一年，年方十五的歐重遙畢業於湖南教會學校初中部。當時，湖南省南部還未受到日軍蹂躪，政府抽壯丁從軍，抽中他哥哥，由於哥哥要種田養家，由他代兄從軍。入伍後，先到湖南省補充團接受新兵訓練，因為表現好，調到第三團擔任訓練班長，後來再編到陸軍第十軍

談到七十年前與日軍作戰的往事，歐重遙直搖頭說：「戰爭很殘忍！」他和故鄉七十多名青年一起從軍，到了民國七十七年返鄉探親，鄉人說：「只有你和蔣伯文兩個人回來……。」

【專訪抗戰老兵歐重遙／記者王宇夫採訪】

十八、血戰五馬歸槽 衡陽保衛戰序幕

暫編第五十四師第一團團部，念過書的他，字寫得好，所以直升中士，擔任軍械士。

民國三十三年三、四月間，部隊從湖南省湘陰縣移防衡陽市飛機場附近戍守，當時衡陽機場停放著美國人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戰鬥機，來來去去，最多時，一次停幾十架，所以日本飛機常常來轟炸，晚上我方高射砲打得漫天火花，「好像放煙火一樣。」歐重遙說。

「五馬歸槽」攻防 初次激戰體驗

同年六月，衡陽保衛戰爆發，這是抗日戰爭後期最慘烈的一場城市爭奪戰。「天黑以前要占領五馬歸槽！」端午節時，饒少偉師長下令陳朝章團長，天黑前占領「五馬歸槽」（即五個形似駿馬奔向衡陽城的山頭）。他們的部隊急行軍趕到時，天已經黑了，第一團的第一營和第二營才上山頭，就被日本騎兵衝殺一陣，接著砲彈如雨，猛轟一小時左右，接著步兵一波一波衝向幾個山頭，敵軍多我數倍，漫山遍野攻打過來。

第三營為第二線，團部在後，日軍如潮水般對我軍行中央突破，直衝第三營及團本部，後來第一團被切成兩半，其中第二營在西被包圍，第一、三營和團部在東，未被包圍進去，團部人員各自戰鬥。歐重遙當時在團部，各部門軍官與伙夫都隨身配槍，因情況緊急，必須全員自衛戰鬥，「我們都曉得，日本在中國境內未設集中營，打仗對俘虜不留活口，所以絕

對不能被俘虜，必要時只有自殺。」

雙方一接戰，我方部隊最初不敵，但是團長下令不准退，「誰退就打誰！」所以又攻上去，如此一個晚上來來回回衝殺，直到下半夜，槍聲逐漸稀稀落落，「最後，第一團被日本部隊衝散成兩半，團部則不見了。當時是五月初，沒有月光，夜晚漆黑一片，草比人高，分散對峙時，須聽聲辨位，只要聽到草叢唰唰響，或是日本話傳來，就開槍或用手榴彈。

天漸漸亮了，僅剩零星戰鬥，日軍主力猛攻機場及衡陽東站，我部隊後退幾個山頭，繼續零星戰鬥，等待上級命令向何方行動。第二天上午，師長電令下達：「陳團」待機歸建。陳團長接獲命令後，與副團長會商如何歸建？方法有三：一是硬拚，二是化整為零，三是冒充混出。其中，第二案可行，但重武器出不去，所以認為以第三案最佳，也就是打算從戰死日軍身上取得日軍軍服，穿上混出。

當天上午十一時，再接奉第九戰區長官司令薛岳電令：「陳團長可依敵情變化，自行決定行動方案，但以保持戰力為主」。於是「陳團」向湖南省耒陽市轉進。

各種武器制敵 暗夜慘烈廝殺

歐重遙在團部負責監管軍械，配了一把可以連發的德國製駁殼自動手槍，「這段期間，

晚上作戰都是近距離，這把槍很管用。」歐重遙會使用各種武器，「戰場上死太多人了，到處都是槍。」他看到威力更強大的輕、重機槍，就立刻取來射擊，「一聽到草叢聲響就扣扳機掃射，如果之後沒動靜，就代表射中敵人。」所以打死不少日本兵。

他說，那是第一次打仗，晚上看不見，才隔幾公尺，轉個彎就跟不上同袍，同袍就不見了，真是打混戰，打得很慘！「殺聲震天，緊張極了，根本沒時間眨眼睛。」雙方都不知道己方死傷多少。

脫困輾轉歸建 游擊襲擾日軍

好不容易，他們的部隊突圍，離開戰場，轉進耒陽時，全團已不足千人，第一營剩四百多人；第三營及團部很慘，團部文書、傳令兵全部失蹤，找不到人書寫公文；第三營剩約三百人。

第二營卻沒有脫困，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在老百姓帶領下回團部報到，四、五百人的部隊只剩下幾十個人。日本占領車站和機場後，將粵漢鐵路（漢口到廣州）打通了，歐重遙的部隊為了不讓日軍利用這條鐵路轉運兵力和輜重，不斷騷擾日軍，致使粵漢鐵路其實無法暢通。

他們的守則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主要任務是破壞鐵路，歐重遙說，這段期間，小的遭遇戰不少，通常日軍每次出動最少都是兩個連，我方則以伏擊居多。有一次在衡陽市外圍的耒陽市公平圩火車站與日軍較大規模正面交鋒，日方有一個大隊四、五百人，裝備精良；我們彈藥少，但不硬拚。後來撤退到山裡，日軍有所忌憚，不敢追來。

民間獲取情報 日軍吃虧中伏

「打游擊靠的是情報。」維持會是日本人占領地方後，找地方知名人士出面組成的，以協助日本兵的後勤及治安，每個鄉每個市都設有維持會，我軍需要日本人動態情報也會找維持會，日本人在這方面吃很多虧，常常中伏，對我們的游擊戰始終莫可奈何。

打游擊時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竊聽。「那時日本人會常跟維持會通話，我們就去切開電話線皮，裝上話機偷聽，但是冒險聽了幾回都沒聽到重要情報，慢慢就放棄了。」

冒險情報偵蒐 土話救命自保

衡陽保衛戰突圍出來之後，部隊從事游擊，駐守距離歐重遙老家不到一百里的湖南省

寧遠縣，此地位於湘桂粵交界地區，因為他懂得當地土話，團長說：「調你去情報隊，怕不怕？」他膽氣十足的回答：「不怕！」於是就到情報隊報到了。

當時已是七、八月的大熱天，他和另兩位弟兄穿上老百姓衣服，到了一條交通要道的橋邊，混在人群中守候偵察，他因直覺而未帶槍。河邊有一座李王廟和一棵大樹，樹下有老婆婆賣甘蔗，他們到樹下乘涼，買甘蔗吃，他用家鄉話和老婆婆聊天，吃完後大家在樹下打盹兒，再睜眼時看到日本兵衝上來抓他們，兩位弟兄身上被搜出手榴彈，日本兵大叫：「中國兵！」就用長槍上刺刀，對他們左腰進、右腰出，再把兩人踢到河裡。

日本兵抓住他的手檢查，「那時我才十七歲，賣甘蔗老婆婆幫著我隱瞞。『他不是中國兵，是我的孫子！』因我還像學生，手很嫩，確實不像軍人。日本兵叫我趕快離開。」歐重遙說：「順口和老婆婆講土話，竟然救了自己一命。」

歐重遙驚魂未定，潛回部隊沒多久，有老百姓用門板抬回一位落水的弟兄，也就是情報小組上士組長李新田，他滿身是血，但受傷處敷了草藥，原來刺刀只穿過肚皮，沒刺中要害，經此大難，竟然還活著。

末期情勢逆轉 勝利感覺真好

民國三十四年五、六月時，歐重遙的部隊駐守湖南省常寧市，當時日軍敗相已露，逐漸從南方廣西省往北方湖南省撤退。有一天吃中餐時，村子另一頭槍聲大作，原來村外哨兵和日本兵打起來了，他立即參戰。這場仗讓歐重遙「打得十分過癮！」原來那時美國開始空投衝鋒槍、迫擊砲、火焰噴射器等先進武器給國軍部隊，「我們裝備變好了，就不怕日本人了。」日軍因戰事不順，反而懼怕國軍，不敢打硬仗，每次交火不久就撤退，這是歐重遙在抗戰中最後的一場戰役。

之後，部隊行軍途中，團長接獲日本投降的通知，部隊奉命趕往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接受日軍投降繳械，到達九江時，原負責軍械的歐重遙去接收清點日軍的武器，「日本人哪有心甘情願投降，他們把槍械都破壞或丟掉，後來我們說有槍上繳才發放糧食，很多日本兵又去河裡把槍撈上來。」

與此同時，他所屬部隊改編為陸軍第四軍一〇二師三〇六團，團長仍為陳朝章，駐防九江市看守日本俘虜。第四軍號稱鐵軍，守長沙大敗日軍三次。

抗戰末期，是歐重遙抗戰四年來，最感驕傲和榮耀的時刻，所有跟日本人打仗時吃過的苦、受過的傷、挨過的驚嚇，都隨著抗戰勝利的喜悅而淡化。只是以德報怨換來的卻是日本

人繼續欺負中國人，對傷亡幾千萬中國軍民同胞沒有一點點懺悔，在日本侵略尖刀下九死一生的歐重遙感慨的說：「國家不強盛，一切皆枉然。」

來臺灣後，歐重遙腳踏實地當到中校退伍。尤其民國六十三、四年時，他在龍潭特戰學校教官任內負責空中騎兵成軍前實驗，使空騎部隊提前順利成軍，是他軍人生涯最感榮耀的任務。



岑中輝

十九、瓦魯班大捷 搜得日軍關防

【專訪抗戰老兵岑中輝／記者李嘉祥採訪】

國軍在抗戰期間死傷無數，也打過許多傑出的戰役。五十八師通訊兵班長岑中輝，曾參加中國遠征軍，打過抗日戰爭中有名的緬北瓦魯班戰役，擊敗有常勝軍之稱的日本第十八師團，還拾獲十八師團的關防。這場關鍵戰役使日軍一敗塗地，開啟抗戰勝利曙光，更成為後來國軍三月三日「裝甲兵紀念日」的由來。

老師作詩鼓勵 退聘書赴國難

民國十一年出生的岑中輝，廣西省蒙山縣人，在家中排行老四，聰明好學，小學時科科滿分，考取蒙山初級中學，可惜父親抽大煙，家道中落，課業無以為繼。畢業時，

老師惜才，以他的名字作打油詩鼓勵：「中流砥柱誰堪作，輝耀全堂我在先。」這件事在岑中輝心中埋下上進的種子。

八歲時，父親去世，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十五歲時，母親過世，岑中輝向已出嫁的大姊求助。大姊給了他兩毛錢買米，回家煮稀飯吃地瓜，雖然大姊希望他留在學校當專任老師，過安穩的生活，但他不想留在家鄉平凡一生。

當時正值國難，許多熱血青年都當兵去了，岑中輝的大哥和三哥也先後投身軍旅。他想起小時候曾看到從軍大哥抄錄的一首詩：「男兒立志出鄉關，事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激起他的雄心壯志，毅然把縣政府發的教師聘書退掉，離鄉從軍去。

請長假學開車 想辦法過生活

民國二十八年，岑中輝才十七歲，離家報考廣西通信兵團，受訓四個月，成為上等兵，到桂系部隊一七〇師迫砲營當通信兵班長，當時的營長為全德煥。他跟著部隊把日本鬼子趕到廣西省南寧市相鄰的石灣大川後，戰事暫歇，又跟著部隊回到廣西省都安縣整備。

當時軍方使用的是德國西門子電話機，通信兵得揹著行李和設備徒步行軍，走到哪，睡

到哪，田埂、溝邊都是睡鋪；看到溪流就跳下去洗澡，相當辛苦。一日，岑中輝看到一輛貨車停在走廊，他好奇上前請問司機「開車容不容易學？」後得知一個月就能學會，立即寫假條要去學開車。

岑中輝到了廣西省桂林市，住在一個同鄉會會館，天天看報紙找工作。有一天看到輜重兵駕駛教育團正在招考駕駛，他立即應徵，在貴州學習汽車原理與駕駛，一住就是一年多。當時沒有汽油，得上山砍相思樹燒炭為能源，他劈柴時不小心砍到腳脖子，在小腿上留下傷疤。那時國內到處都在打仗，物資缺乏，士兵的伙食費只夠買兩斤豬油，哪填得飽青壯漢子的肚皮。當伙夫頭的岑中輝上山去跟苗族百姓交易，換米回來，趁夜到菜園偷菜果腹，也學會做草鞋穿，磨破腳皮是常事。

參與盟軍整訓 遠赴印度受訓

抗戰末期，戰線擴大到緬甸。民國三十二年，中、美、英三國組成盟軍，聯合作戰，英、美兩國出裝備，中國出兵員，成立七個營，圍剿在緬甸的日軍，希望打通中印公路。民國三十三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因失敗撤入印度，盟軍重新協訓中國駐印軍隊，先後有近三萬名中國士兵被挑選受訓，岑中輝也在其中。

這個部隊即新編第一軍，補充兵多為學生，岑中輝等五十人從貴州省走路到雲南省昆明市幹訓團報到，由美國軍醫進行體檢，在左手臂蓋上檢疫合格章，這群年輕士兵便換上新棉襖，從昆明搭機到印度汀江，轉乘火車到蘭伽訓練中心受訓，準備到緬甸打仗。

當時運送士兵的運輸貨機沒有機門，坐飛機等於與老天爺拚搏，繞過喜馬拉雅山時，攝氏零下的寒風撲面而來，即使厚重的新棉襖也頂不住，一機人全都凍得發抖。好不容易到了汀江，當地氣候溫暖，棉襖再也用不到，穿新衣的歡喜還沒過就得燒掉，讓岑中輝忍不住嘆氣。

在蘭伽受完訓後，岑中輝被分配到駐印軍總指揮部直屬的中國遠征軍戰車一營營長趙振宇麾下，戰車一營有盟軍資源挹注，士兵有卡其布軍服和半統馬靴可穿，並配備五輛通信車，使用五〇八無線電話機、三〇輕機槍和衝鋒槍，與之前的部隊不可同日而語。岑中輝負責開五號車，駕駛和通信一手包辦。

成功收復孟關 於瓦魯班對峙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底，中國駐印軍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配屬戰車一營，向緬甸北部胡康河谷中心的孟關進攻。當時重兵據守此地的是日軍十八師團，訓練有素，武器精良，善

用地形，凶悍難打。遠征軍在美軍轟炸機及戰車火網交織下冒死推進，經過數日激戰，中國遠征軍占領孟關，殘餘日軍向南方的瓦魯班逃去。

瓦魯班是日軍十八師團指揮部所在，地形易守難攻，日軍更構築防禦陣地，還有強大火力及重雷區。三月三日，我軍營長趙振宇率領配備美製「M3A3輕型坦克」的戰車一營，向瓦魯班奇襲，先由美軍飛機轟炸，坦克車再迅速推進，但日軍頑強抵抗，雙方陷入對峙。

緬北多叢林，林中蟲蟻多，士兵多在樹與樹之間掛上吊床休息，餓了就吃乾糧配開水果腹。在瓦魯班開戰第一天晚上，部隊夜間紮營，岑中輝在前後兩輛卡車中間的地面挖散兵坑，躲在裡面休息。

也有士兵在卡車上燒開水，爐火曝光被日軍發現，一排子彈掃過來，把卡車上的兵都打死了。躲在坑裡的岑中輝在槍聲停止後摸摸腦袋，看看還在不在。

日軍師團潰逃 收復胡康河谷

瓦魯班戰役中，兩軍對戰幾乎沒有停過，雖然國軍節節進逼，仍免不了死傷。當時一連有三排，一排有三輛戰車，雖然殺傷力強，但戰車也有死角。近距離接戰時，戰車砲管無法攻擊敵人，岑中輝眼見頑強抵抗的日本兵奮力爬到戰車上倒汽油，點火燒掉八輛戰車，觸目



▲圖為我國駐印軍擄獲之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關防。
(國防部提供／蘇曉凡攝自國軍歷史文物館)

所及都是火光和哀號，到處都是焦土和敵我雙方的屍體。

即使不斷有弟兄在砲火中受傷倒下，但殺紅了眼的遠征軍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打垮日軍第十八師團後回中國。在同盟軍強大火力攻擊下，戰車營突破日軍防線，十八師團死傷慘重，潰不成軍，八天就結束戰役。國軍占領瓦魯班，收復胡康河谷，為緬北戰役奠定決定性勝利。

日軍第十八師團丟盔卸甲往南逃，許多東西來不及帶走，遠征軍在日軍軍營內搜尋可用物資，擔任上士班長的岑中輝在廚房找到一個木頭印章，蓋印一看，居然是日軍第十八師團的關防，立即上呈上校營長趙振宇，成為此役最具代表性的戰利品，此關防目前存放在臺北國軍歷史文物館裡。

勝後撤出緬甸 來臺繼續效力

胡康河谷收復後，緬北戰事稍微降溫，戰車一營兵士偷閒在瓦魯班江邊洗戰車，夜裡睡不著，岑中輝從無線電收聽到美軍在日本丟原子彈的訊息，沒多久，日本就全面投降。國軍開始撤出緬甸，走滇緬公路回防雲南省昆明市。大戰後幾乎沒有平路，得用推土機邊開路邊走，大軍經貴州省回湖南省芷江縣，再搭火車回河南省商丘市，戰車則從印度新德里船運到上海駐紮。

岑中輝在河南省住了一段時間，到漢口市當裝砲團團長的駕駛，跟著裝砲團一路回到北平，在通信營內當通信技術員。此時，在貴州省獨山縣輜重汽車一營當汽車修理技工的三哥，循線找到北平市豐臺火車站與他見面，兄弟兩人跟著裝砲團到青島裝甲兵收容所，坐船到上海市，再撤往臺灣。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底，岑中輝於五十八師退伍，結束二十八年的軍旅生涯。後經相親結婚，育有三子一女。如今他住在臺南市白河區的榮民之家安養。

在軍中大半輩子，走過中國最坎坷的歷史，岑中輝雖然已高齡九十二歲，行動不便，得坐著輪椅，但仍耳聰目明，看書讀報不需老花眼鏡。談起那段烽火歲月，尤其是搜獲日本十八師團關防，成為他軍旅生涯最驕傲的事。

二十、頭骨削掉一塊 左眼失明

【專訪抗戰老兵謝光秦／記者林崑成採訪】

九十一歲的湖北老鄉謝光秦，少時參加抗日戰役，被砲彈擊中昏厥，雖然保住一命，卻失去左眼，他戴上一隻義眼後，繼續征戰大江南北。如今七十多年過去了，回憶起抗戰，豁達的他，語氣中沒有一絲激憤。



謝光秦

受到軍官啟發 入伍接受訓練

民國十二年底，謝光秦出生於湖北省的小村落，全村一百多戶全是親戚。由於父母早逝，他由祖母養大，沒有上學念書的他，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直到抗戰爆發時，有一天，侄子的同學、當軍官的馬德光到村子裡來玩，

碰到當年才十五歲、跟著祖母生活的謝光秦，就對他說：「現在日本鬼子打來了，年輕人留在村子裡沒有出息，趕快從軍報效國家，免得日本兵來了，變成槍下亡魂。」

聽到這番話，謝光秦茅塞頓開，就這樣跟著馬德光到雲南省保山市，進入東北軍五十三軍周福成軍長麾下的工兵營，接受開車及爆破訓練。

由於年紀實在太小，剛入伍時，謝光秦只能當軍車駕駛的助手，負責在邊境載運後勤物品，但生性活潑的他卻因此開了眼界，並且在雲南邊境幾個少數民族部落中，認識不少姑娘，也深獲許多大娘的照顧。

負責運輸炸橋 戍守雲南邊境

謝光秦表示，當時的工兵營長是董成達，抗戰那幾年，部隊一直戍守戰場的後方，不屬於第一線戰鬥單位，他們只負責運送軍火、物資，或在戰區負責守橋、炸橋、架橋，活動範圍廣達東南亞的泰國、緬甸、印度。

有一次奉命與同袍前進至泰國爆破橋梁，以阻止日軍過橋進犯，平日則以堅守雲南保山市的橋梁為首要任務。日軍數度進攻雲南都敗戰而逃，讓軍民士氣大振。另外，五十三軍官兵也多次與孫立人將軍的滇緬軍併肩作戰，工兵車隊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協助軍事物資及



▲工兵在前線築橋。

人員運輸。

在雲南工兵營戍守的日子，雖然遠離家鄉，也讓這個湖北的少年大開眼界，加上連長馬德光正好是他侄子的同學，所以儘管目不識丁，仍然很受照顧。

戰時生活艱困 廣結四方情誼

抗戰期間物資非常匱乏，謝光秦指出，當時軍中生活相當艱苦，棉被成為奢望，每人最多只配發軍毯一條，穿著草鞋和粗布軍服，每天吃兩餐，若想加菜，就只能殺狗吃肉，這已是當時最大的享受。

「如果沒有逃出家鄉投軍，可能早被日軍殺了！」謝光秦感慨道，雖然物資甚為貧乏，但他在雲南的軍中生活很愉快，每天

擔任老兵的助手，開車四處跑，不僅見識到各地的風土民情，活潑開朗無所懼的個性，讓他很快就學會當地的方言，與地方人士打成一片，軍中同袍在雲南少數民族朋友中也相當受歡迎。

救出受困英軍 日軍砲轟中彈

工兵出任務時，需攜帶馬槍、炸藥、電池，共約一公斤重，再帶上四個手榴彈，這些基本裝備都得上平時扛成習慣。只是工兵是戰鬥支援兵種，戰鬥期間多居於後方，他又是少年兵，所以常被分派為助手，很少直接參加戰鬥。

在少數他直接上戰場的經驗中，謝光秦很得意曾在雲南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國軍贏得幾場漂亮的勝仗，加上日軍在印緬地區吃敗仗，國軍救出近八千名受困仁安羌的英軍、美國傳教士、各國新聞記者及婦女，經過報導，中國遠征軍揚名國際。

民國三十三年，抗戰即將勝利的前一年，謝光秦在雲南邊境晚點名時，被日軍砲火擊中，倒地昏迷，醒來後才知道是一位野戰醫院的護士恩人，費心地將他轉送至雲南省昆明市大醫院就醫，才挽回一條命。經過半年醫療，謝光秦終於康復，但他的左眼從此失明，後頭骨也被削去一塊。

如今九十一歲的謝光秦脫下眼鏡，指著左邊的義眼與後腦至今還很明顯的傷疤說：「這是我參戰第一次負傷，等到傷養好了，抗戰也勝利了。」

歡慶抗戰勝利 隨軍轉駐金門

謝光秦表示因為不識字，說不上大道理，但當時中國人恨死日本鬼子，大家一條心全力抗日，奮戰八年，終於打贏這場戰役，到現在，他依然記得在雲南慶祝抗戰勝利時的興奮心情。

抗戰勝利後，謝光秦曾回老家一趟，但養他、愛他的祖母已經過世，他只好再回部隊，跟著五十三軍去接收東北，隨後的國共內戰先勝後敗，部隊一路撤至浙江省定海縣一帶，最後改編入五十二軍劉玉章將軍麾下，轉駐金門。民國四十七年駐防金門時，發生八二三砲戰，謝光秦再度負傷，被後送臺灣醫療，等到傷癒後退伍。

發揮軍中所學 退伍自立自強

民國五十年，他被安置在臺東馬蘭榮家，因體力尚佳，申請自謀生活，靠著軍中學來的

技術，改學操作紡織機器，到彰化成衣廠上班。同事都無比驚訝：這位外省兵是如何擁有一手好技術！直到民國七十年，他年紀大了，才從工廠退休，再次回到臺東馬蘭榮家接受安養。

談起七十多年前的抗日作戰，大家貢獻生命給國家，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親眼看到同胞在砲火中一一倒下，看得人都麻木，淚也流乾，他也被打瞎眼，卻何其幸運，得以在殘酷的戰爭中存活。

謝光秦感謝政府於他晚年時給予照顧，他感性的說：「我的一生充滿兒時及戰爭的回憶，但是在臺灣生活的這一段，是最舒適的時光。」

二十一、學生投入抗戰 玉池山全殲日軍

【專訪抗戰老兵盧劍琴／記者杜佩瀾採訪】

八十八歲的盧劍琴早年從軍抗日，三十八歲中校退伍後，考上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後轉行擔任中學教師。如今他雖然年事已高，但思慮清晰，說話鏗鏘有力。他有著讀書人的堅持與謙遜，一生瀟灑，卓爾不群。



家鄉變成戰場 日軍殘暴無道

盧劍琴民國十六年生，湖南省湘陰縣人，談到從軍的經過，盧劍琴笑談中帶著滿腔無奈。他說：「我家在當地是大家族，光是廳堂就有五個以上，所以在抗戰八年中，國軍曾經住在我家，把我家當成小型醫院使用。」後來，「家裡的椅子、桌子、門窗又被日軍卸下當柴燒，沒有椅

子坐，就把磚頭堆疊起來當椅子。」

盧劍琴說，他的童年不是「打」就是「躲」，從小學六年級開始，便面對日軍侵略、家鄉殘破、兄弟戰死的困境。抗日戰爭一開打，從上海市一路打到湖南省。從民國三十二年開始，湘陰縣就成了無政府狀態，日軍姦淫擄掠，殘暴無道，甚至當著兒子的面強姦母親，強姦婦女後還拿刺刀從被害人下體刺下去；搶奪完了還放火燒房子，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日本人還打心理戰，散播標語：「有錢的不要急，沒錢的不要愁，八月十五來砍頭。」嘲諷中國人不論窮人、富人，只要日軍來犯，最後都是死路一條。

立志保家衛國 響應青年從軍

民國三十三年，蔣委員長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抵禦外侮。學校也鼓勵學生投入抗日聖戰。盧劍琴如今雖已近九十歲，對國家仍有滿滿的熱情，並能清楚唱出學生時期老師教唱的愛國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占，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等候。

亡國的條件，決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拚掉倭奴的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那年，就讀汨羅中學三年級的盧劍琴，決定加入抗日救國行列。由於盧劍琴的叔叔在二二八上海保衛戰時為國捐軀，哥哥被抽壯丁，也在戰爭中殉國，父親非常不願意又一個兒子從軍。但日軍侵略，國家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湖南子弟從軍風起雲湧，軍隊中甚至有「無湘不成軍」的諺語。況且日軍來犯後，繼續求學已成奢望，從事農耕也有危險，經多方考量，父親最終還是成全盧劍琴的從軍之志。

參與長衡會戰 完全擊潰日軍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盧劍琴加入陸軍第九戰區三十七軍六十師三五六團第四連，在軍長羅奇、團長李道泰的麾下擔任彈藥兵，戍守汨羅江一帶。也就在這個月，日本南方軍與本土之海上交通瀕臨斷絕，且日本本土屢遭盟軍轟炸，日軍為了挽救頹勢，動員十個師團，發動「長衡會戰」，企圖打通平漢、粵漢與湘桂鐵路，以保持其南方軍後方之大陸交通線。由於日軍戰力占絕對優勢，我方乃採運動防禦，退至湖南省汨羅市玉池山，日軍不僅切斷我軍，

也往南長驅直入，先攻至衡陽市，再攻至廣東省韶關市。

盧劍琴所屬部隊也往西轉進玉池山。此山標高七百多公尺，寬一百二十華里（六十公里）。民國三十三年七月，日軍運輸部隊三千多匹騾馬隊誤闖玉池山，此時玉池山共有九支不同番號的國軍部隊，還有游擊隊，在沒有統一指揮的情況下，每位國軍、游擊隊員看到日本兵就打，但所有的攻擊只針對日軍，對於被強徵的中國民夫，則予放行。經過四天浴血作戰，我方大勝，三百多名日軍完全被殲滅，陳屍於三姐橋、洞沖虞一帶；而攻至廣東省韶關市的日軍，也未能打通粵漢鐵路。

物資裝備匱乏 必勝信念致勝

盧劍琴說，玉池山區游擊戰打了四十多天，完全沒有通訊，由於國軍日常伙食都靠當地百姓提供，但日軍侵華多年，湖南百姓每逢日軍來襲就得逃，一跑再跑，家中的雞、鴨、豬都沒了，一家僅剩一頭牛，能提供給國軍的物資也就有限，雖然湖南省湘陰縣被稱為魚米之鄉，糧食不缺，但部隊官兵每日也僅能吃兩餐，上午九點和下午四點開飯，而且只配青菜吃，軍人經常處於飢餓狀態。

加上極度缺鹽，一斤鹽要用一百斤穀子來換，所以即便在玉池山大勝，幸殺俘獲的馬肉

充當糧食，但沒有鹽可供調味，馬肉味道偏酸，很難入口。幸虧山裡有地瓜，山泉水也很乾淨，偶爾挖地瓜果腹，對飢腸轆轆的弟兄不無小補。

日常穿著方面，夏天的軍服尚能符合需求，冬天的棉衣經常磨破，棉花都露出來。至於腳上穿的草鞋，都是軍人自己搓揉草繩編製而成。在武器裝備方面，國軍只有步槍、輕機槍、手榴彈、槍榴彈、六〇砲，日軍則有飛機、迫擊砲、戰車，我方也居於劣勢。

雖然物資不足，裝備落後，戰事艱辛，但同袍間都有革命情感，都抱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盧劍琴強調這是抗戰獲勝的主因。

喜迎抗戰勝利 來臺考進黃埔

憶及抗日往事，年近九十的盧劍琴仍有掩不住的熱情，他又唱出當年部隊中長官教唱、震撼人心的〈勝利之歌〉：

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勝利終屬於我；
打倒了侵略的禍首，光復了錦繡山河；
四萬萬同胞狂歡慶賀，高唱著勝利之歌。

四萬萬同胞狂歡慶賀，高唱著勝利之歌。

是誰在前方拚命，是誰領導神聖戰爭？

別忘記，堅苦卓絕；別忘記，壯烈犧牲；

更莫忘，慷慨仗義的友情；勝利的碩果，豈是容易長成？

從前是驚風駭浪，而今列入四強，

歷史艱鉅的工程擺在面前，我們哪能優游徬徨？

我們要振興教育，我們要重建國防；

我們要增進同胞的生活，我們要發揚民族的光輝。

努力！前進！奮鬥！緊張！要把生活的全面，當作烽火的戰場；

這才能確保勝利，永奠和平，鞏固家邦。

四萬萬同胞狂歡慶賀，高唱著勝利之歌！

四萬萬同胞狂歡慶賀，高唱著勝利之歌！

抗戰結束，盧劍琴到了徐州裝甲兵教導總隊戰車第一團第三營營部當文書。之後，到了南京市湯山步兵學校，三十七年遷至廣東樂昌，三十九年四月隨部隊撤退來臺灣。

民國四十年，盧劍琴投考陸軍官校，自陸官二十四期砲兵科畢業，四十六年調特種作戰

部隊，五十四年中校退伍，考入師大國文系，畢業後至龍潭國中任教，六十五歲退休。

出身特種部隊 字典沒有怕字

投身軍旅二十多年，親身經歷抗日血戰，當被問到面對戰爭曾經害怕過嗎？盧劍琴在紙上寫下：「我的字典裡沒有怕字。」「要是怕就不會進入特種部隊。」他說：「一輩子不做虧心事，雖然多次與日軍短兵相接，敵人就在一百公尺內，但就是打不到我。」

盧劍琴說，由於他是特種部隊出身，所有的武器甚至敵方的武器他都會操作。說到這裡，當年的熱血青年彷彿又回到眼前，一樣的豪情壯志，一樣的信心滿滿。



詹兆浮

二十二、勒住敵人脖子 連割四個日本兵喉管

【專訪抗戰老兵詹兆浮／記者陳榮裕採訪】

新北市一家麵店裡，客人紛紛望向激動的老先生，他一邊吃著麵，一邊向來訪的人述說抗日那場「松山戰役」，高昂的情緒宛如當年殺敵的少年戰士重生……。

九四老兵憶往 依舊慷慨激昂

「我們在山上打，爬上幾十公尺的坡，上去以後有兩百多公尺長的戰壕，我身上掛著兩個手榴彈。」

「我爬啊！爬啊！爬上去，爬到了日本鬼子的碉堡，手指勾住手榴彈保險銷，往碉堡的機槍口丟。」九十四歲的詹兆浮，回想在雲南省那場戰役，左手握拳做勢舉到嘴

邊，狠狠在手邊咬了一口空氣，彷彿真的有一顆手榴彈，「炸開了！日本鬼子往外逃，我們追啊……。」

然後就是肉搏戰，「那哪叫肉搏戰？叫割喉戰！」詹兆浮的雙手同時舉起，改成抓著步槍的姿勢，往身前的空氣猛刺，從左至右連刺了六、七下，換邊，反方向又連刺了六、七下，眼神充滿殺氣，嘴裡還發出「赫！赫！」的吼聲。

這是新北市中和區的一家麵店，四周許多吃麵的客人回過頭來看老先生，詹兆浮一邊吃麵，一邊向來人談起那場戰役，他左手勒住敵人的脖子，右手用刺刀連割了四個日本兵的喉管。接著，他說起肉搏戰之後，「跑不掉的日本人，我們抓到，打、殺之後往戰壕、山溝裡丟。」後來他回想：「至少有五百個日本兵被我們殺了，丟在山溝裡。」「我們拚老命把他們趕下山去！我們贏了，把日本人打垮了！」

參與松山戰役 打破滇西僵局

詹兆浮說的激戰地點在雲南省龍陵縣，就是民國三十三年前後，抗日史上著名的「松山戰役」。詹兆浮的部隊隸屬國軍第五集團軍第五軍九十六師，集團軍總司令為杜聿明，下轄第五軍、第八軍等，是抗戰時期最早裝備機械化武器的部隊。

松山戰役是滇西緬北戰役中的一部分，日軍於民國三十一年占領雲南省龍陵縣，布置了堅強的兵力。抗戰後期，中國為了打通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進攻位於龍陵縣臘勐鄉的松山，經過三個多月近一百天激戰，遠征軍才光復松山。

這場戰役是中國戰略反攻階段的「轉折點」，打破了滇西戰役的僵局，為最終打通滇緬公路奠定基礎，拉開了中國大反攻的序幕。日本人戰後在其戰史上稱此役為全軍覆沒的「玉碎戰」，但國軍的傷亡總數超過日軍六倍。

「我身邊起碼有五十個人死傷。」詹兆浮想起當年的慘狀，眼睛眯了起來，歎了一口氣：「死傷是難免的，白天晚上都在打，跑不掉。」「傷者有送去醫療嗎？」聽者詢問。老先生想也不想：「往哪送？沒得送啊！」就這樣眼睜睜看著弟兄一個個傷亡。

老先生的繼子林吳秀雄在旁補充說，他從小聽爸爸講過很多次，那場戰役，敵人在哪兒都看不到，只知道班兵一個一個死掉，父親一直叫他們：「趴下！趴下！」

少年離家從軍 從普寧到雲南

民國十一年出生的詹兆浮，老家在廣東省普寧縣鄰近的汕頭市，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十五歲那年開始跟著部隊跑。「從軍是被逼的，家裡沒田種，很苦，部隊叫你去哪兒，你就

要去哪兒！」

一路從廣東省普寧縣跟著部隊跑過廣東省惠來縣、揭陽市，一直到雲南省，正式和日軍對陣，一開打就是激戰。「一個人帶兩個手榴彈，這樣跑，翻山越嶺。」老先生做起了跑步和在地上往上爬的動作，兩手在胸前模擬抓住兩顆手榴彈。「我當下士副班長，拿美援的四五衝鋒槍，我班上有一十五個兵，日軍大約有兩千多人，面對強敵，我們是硬衝的。」

生活簡陋刻苦 戰鬥意志高昂

「我搞不清楚日本人的武器是怎麼樣，但我們的裝備比日本人好，班兵拿的是七九步槍，長長的。」他記不得當時的季節，「只記得很冷。」穿著草綠色軍服、布鞋、打綁腿、戴布帽，部隊移動都是行軍，走的時間很多，每次走三、四個鐘頭不停。

休息時，「我們都睡山上，挖壕溝，睡在山溝裡。」老先生描述當時的景象，山裡常常下雨，許多人都發燒，還有人「打擺子」（罹患瘧疾），劇冷劇熱，沒有藥吃，說到這裡，他苦笑著說：「能夠活下來，真不簡單。」

生病了，沒力氣，要怎麼打仗？老先生說：「打還是要打，拚也要拚，不拚就是死！」他四十多歲的繼子說，從小聽爸爸回憶打仗的事，讓人感覺好可憐，「打仗時，沒飯吃，

沒有力氣。子彈沒有了，有槍也沒用。也不能回家，開小差（逃兵）會被捉回來。」他心裡不想打仗，打仗打到部隊都打散了，曾經只剩他一個人，後來遇到同袍，才又回到原部隊。

進入傘兵部隊 移防臺灣落腳

雲南松山戰役之後，他跟著部隊往緬甸和泰國方向走。後來，第五軍移撥部分軍士官幹部與特務營，成立傘兵第一團，他被挑選到特種部隊接受跳傘訓練，部隊後來移防到臺灣省屏東縣潮州鎮。

幾年後，俞大維當國防部長，他被調到國防部警衛營當班長，負責總統府的二號門警衛，守衛當時的蔣中正總統。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他在位於臺北縣新店鎮的電訊發展室，以上士軍階退伍。退伍前，詹兆浮結婚，並過繼了一女和一子。退伍後，靠退休俸過活，曾做過建築工地的散工貼補家用。

七十年前記憶 老兵深感光榮

坐在家中椅子上，詹兆浮拿出獎狀時，終於露出笑容。再從盒子裡翻到一張印有先總統

蔣中正英姿的明信片，他拿在手上若有所思，緩緩的說：「當時戰況很慘烈，我們拚了命把日本人打退，不然國家會被日本人占領更久，會死更多中國人。」雲南戰役後，詹兆浮至今沒有遇到過任何日本人，他從來也不想去日本旅遊。

雖然抗戰時立了戰功，「但是我還是一名大頭兵。」他說：「國家能供我吃飯就好了。」
「當兵是很光榮的，不管到哪裡去，都是很光榮的，我曾經報效國家，對國家負責任！」



何智叢

二十二、日軍投降 繳出預備切腹武士刀

【專訪抗戰老兵何智叢／記者王宇夫採訪】

日本人的血腥殘暴，激怒了沈睡的巨龍，抗戰末期，在「十萬青年十萬軍」召號下，十萬知識青年先後投筆從戎，一生忠黨愛國的何智叢上校也在十八歲時告別至親，投入這場優劣懸殊的戰役，經過艱苦奮鬥，獲得最後勝利，這樣的榮耀，讓他無悔當初的決定。只是，參戰時與家人的匆匆一別，竟成永訣，直到七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是他心中的巨慟……。

「不止南京大屠殺，在各地都有屠殺，日本人殘忍得很，視中國人命如草芥！」帶著濃厚的河南鄉音，九十四歲的何智叢憶起他的表哥被日本人當做訓練軍犬的獵物，活生生咬死；以及才十五、六歲的堂妹被日本巡邏兵押走後姦殺，令他至今仍然激動。

忠孝不能兩全 此生最大憾事

一生忠黨愛國、曾獲頒「抗戰英雄」榮銜的何智叢，抗戰時盡忠卻不能盡孝，是他最傷心的事，他說，抗戰期間沒有回家一趟最令他遺憾，「母親想我，想死了！」

第二件事是要去部隊報到時，爹爹送他幾十里路，他多次勸爹爹別送了，爹爹卻執意多送一程，那不捨的表情到現在仍在他腦海中，而那也是父子最後一面。

「中華民族要滅亡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由於日本鬼子殘暴對待中國人，大家都產生愛國意識，這股情緒延燒到他就讀的高中。

民國二十九年，軍校招生，才十八歲的何智叢在同學們「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的激情鼓譟下，高中未畢業就和八十多位同學一起報考軍校，其中多數是滎陽縣老鄉。只是，何智叢幽幽的說：「抗戰勝利後，據我所知，全縣只回去三個人。」

從事軍民合作 後轉為帶兵官

何智叢最初在西安王曲的陸軍官校七分校就讀，屬軍校十六期，但因受訓期間臥病三個月，部分重要課程未曾學習，被降為十七期再訓，他不想接受，但又不願違背抗日報國的志向，所以又在西安考進戰幹團受訓。到了多年後的民國卅八年，中央把戰幹團納入軍校學籍，所以，何智叢成為軍校十九期畢業生。

戰幹團受訓結束後，何智叢和四百位同期同學集體分發到魯蘇豫皖邊區黨政委員會，委員會主委為該戰區司令長官湯恩伯將軍。這批畢業生以行軍方式，從西安步行至河南葉縣的湯軍團總部，湯將軍看到新增這麼多精訓的青壯優秀幹部，非常高興，特地在黨政委員會下增設一個黨政總隊，何智叢等都以少尉輔導員軍職，派至各縣市進行防奸、防諜、防貪宣導，從事加強軍民合作等工作。

一年後，他們都晉升為中尉，改調至各部隊加入戰鬥行列，何智叢被派至陸軍挺進第十縱隊，被該縱隊司令派為司令部「班長訓練隊」的政治指導員，他除了為學員上政治課，還到操場上幫助教導各項軍事動作，司令看到後非常欣賞，找他談話，問他：「願不願意改做

帶兵的工作？」何智叢回答：「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隨時接受司令官指派任何工作。」訓練結束後，他被改派為第二團第三營第八連中尉排長，半年後作戰有功，升任上尉連長。

火力無法匹敵 游擊對付日軍

民國三十二、三年間，何智叢於連長任內先後在安徽省蒙城縣、阜陽縣、渦陽縣等地打過幾仗。當時國軍部隊缺乏現代化裝備和武器，何智叢的部隊連正式的軍服都沒有，穿的是縫縫補補、破破爛爛的軍便服，褲子也不夠長，一定得打綁腿才能夠保暖。鋼盔更甬談了，但是何智叢非常推崇軍便帽，「如果沒有那個帽沿，陽光直射眼睛時，便難以瞄準射擊，也就失去殺敵的機會了！」

至於武器，只有裝一發打一發、單發裝填的漢陽造步槍，和河南鞏縣兵工廠造中正式步槍，而且每次作戰只發給一排五顆、共十排子彈，還得省著打，否則一下子打完了，只能任人宰割。木柄的手榴彈品質不佳，爆炸時間很難掌握，令使用者沒有信心。各單位頂多有一兩挺還需要用尿尿降溫的輕機槍，又常常卡彈，因此面對有車輛、機動性強，又有迫擊砲、大砲、機槍、戰車的日軍，根本沒法兒正面交鋒，只能採用「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不斷變換位置，防止被攻擊。

何智叢所屬的部隊曾屢次配合九十二軍李仙洲將軍的正規軍和其他友軍對日作戰，當正規軍在正面與敵人交火時，他們就結合地方反抗軍到日方補給線實施破壞，由於出其不意，常造成日軍慘重傷亡。相較正規軍於大規模戰役時面對敵人往往沒有生命自主權，打游擊反而比較主動和自由，何智叢也比較能表現指揮特長。

蒙城殲滅敵軍 阜陽砲擊烙印

有一次在蒙城縣鄉下，日軍因為一個日本兵和在地民眾起衝突遭到殺害，出動幾十輛卡車載了軍隊來報復，完全沒有抵抗能力的村民哪禁得起日本大軍的燒殺擄掠，於是何智叢所屬部隊配合中央軍對該地區展開救援，他們以「打小不打下、打郊外不打市鎮、不正面對幹」的原則，採偷襲戰法牽制日軍，其中一次，日軍約一個連在蒙城郊外一個鄉村燒殺，我軍動員一個團進行包圍，將對方全數殲滅，事後清理戰場，發現多位日本軍官不願被俘虜而切腹自殺。

何智叢在這次戰役中受傷，左大腿被迫擊砲彈碎片打到，腿肉崩掉一大塊，血流如注。「依稀記得敵人砲火凌厲，我趴在地上瞄準對方射擊，忽然一顆砲彈在我後方爆炸，我趴著都被炸到，可見距離多近，還好只削掉一塊肉。」

這塊傷疤，日後成為他曾參與抗日戰爭的最佳證據，他相當以此為傲，受傷時的驚恐和疼痛，早已拋諸腦後。

戰勝執行受降 弟兄興奮滿溢

抗戰勝利後，何智叢的部隊改編成第十九集團軍直屬獨立第一旅，隸屬陳大慶總司令，他調任司令部少校參謀，並隨行前往江蘇省徐州市九里山營區受降。

「日本人在那裡蓋了一個很大的營房，此地也是三國時代關羽投降曹操的地點。」這個



▲何智叢年輕時。（何智叢提供）

任務讓身為戰勝國軍人的他感到榮耀與驕傲。

接收日本武器裝備後，他所屬的旅成為擁有現代化日式武器、火力強大的部隊，又接收了日本人嶄新的服裝，令國軍弟兄們洋溢著苦盡甘來的興奮。日本人甚至把他們最珍貴的三樣東西全數繳出，包括：訓練精良的馬匹、狼犬，以及用於戰敗時切腹自殺、有「聖刀」之稱的武士刀。

國家積弱苦難 無數同胞犧牲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了把日本人趕走，抗日時，全民都遵奉這四個目標，如今已九四高齡的何智叢感慨的說：「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淹死的……，這場日本侵華戰爭，死了太多同胞，大家都默默承受國家積弱帶來的苦難。」

老兵不死，這些愛國愛家者，只是逐漸凋零。

二十四、日本戰敗投降 我六十四軍受降記

【抗戰老兵張濟夏撰文】

張濟夏，民國十三年生，於民國三十二年從軍抗日，後隨軍來臺，服務軍職三十八年，官拜少將，曾任國軍同袍儲蓄會主任、聯勤財務署副署長，民國七十年於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任內退休，曾獲頒寶星、金甌、弼亮、陸光、忠勤等勳獎章二十二座，今年九十二歲。

日軍宣告投降 終結二次大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國八年艱苦抗戰，軍民傷亡無數，令人痛心疾首。

當天，日本天皇宣讀「終戰詔書」，以錄音向日本軍民廣播。盟軍受降典禮於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在日本東京



灣美國密蘇里號旗艦上舉行，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主持。

日本外相重光葵以「奉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命令與名義」，及大本營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奉日本大本營之命令與名義」，於降書上簽名，然後由盟軍最高統帥及九個國家代表順序簽字，我國徐永昌上將於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之後簽字。

南京受降典禮 舉國歡欣鼓舞

九月三日上午八時半，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率領政府首長及文武官員，在重慶陪都國府花園設奠遙祭國父陵寢。接著主持慶祝典禮，發表演說，勗勉全國軍民共同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

中國戰區日本投降儀式，於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受降典禮由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主持，日本代表為日軍侵華最高指揮官，即「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降書簽署時，先由日本代表簽字蓋章，再由我方代表簽字蓋章。

降書內容共九條，茲摘錄前三條如下：「第一條：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第二條：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



▲南京市民夾道歡迎國軍部隊進駐。

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第三條：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國軍原地待命 各軍準備受降

日本無條件投降，令我官兵歡欣鼓舞！全國三百萬部隊奉令原地待命，前往指定地區受降。

抗戰末期，我擔任國軍第六十四軍的軍需佐，民國三十三年跟著部隊與日軍打完桂柳大會戰後，我軍抵達廣西省百色市，三十四年四月間，我軍光復南寧市，

軍部駐防近郊蘇墟，同年八月十五日，接獲日本投降的消息，國軍奉命於原地待命，軍部無線電臺二十四小時開放，收聽重慶當局宣布部隊受降地區及對象。不料一星期過去，我軍仍未接獲受降訊息，令全軍官兵心急如焚！

八月下旬，本軍終於接奉受降命令：「著陸軍第六十四軍前往廣東省中山、順德、新會一帶，接受日軍第一三〇師團近藤部隊、中村旅團等投降。」

前往廣東受降 官兵興奮東行

九月一日清晨，六十四軍軍部自廣西省南寧市蘇墟出發，兼程前往廣西省南海岸欽州市，參加九月三日盟軍勝利日慶典。是晚並肩作戰之美軍大兵，人人興高采烈，對空鳴放卡賓槍，砰砰槍響替代爆竹聲；慶祝會場內滿布彩球與彩帶，開香檳聲此起彼落，增添無限歡樂氣氛！在場每個人均慶幸並未戰死，興奮狂歡至極！慶祝勝利之活動，於深夜歡呼聲中落幕！

次晨起床後，天氣頗涼！六十四軍官兵懷著興奮心情，踏上勝利凱旋之路。部隊沿粵境南海岸東行，目的地是廣州市外圍城市——江門市，路長五百公里（一千華里），行程兩週，首日自欽州市起程，經合浦、廉江、茂名、陽江、臺山、開平等沿海城市，直達江門市。沿

途特色頗多，例如陽江出產著名漆器，日常用品如漆皮涼蓆、漆皮箱、漆皮枕頭、漆皮鞋、漆拐杖等之製品，精美價廉，為一般人所喜愛。

連續七日行軍 弟兄腳底起泡

又如海外華僑故鄉臺山市，其村落之建築均為白色兩層洋房，遠眺白茫茫一片，均為西化建築，較之其他村落特別。此時部隊每日行軍約七十華里（三十五公里），每連續行軍七日，安排休息一日，以確保官兵體力，惟大夥兒的腳底板卻因走路磨出水泡，必須利用休息時，找來一根縫衣針，以火燒或酒精消毒，將水泡一一戳破，然後才能繼續次日行程。

部隊行軍終於到達新會縣開平，距離目的地江門市僅剩一日路程。為使受降任務進行順利，於開平市停留一日，將部隊集結整頓，軍部乘騎連備有馬匹，我與同袍楊惠明兄，均騎馬入城！

官兵們對勝利凱旋非常興奮！淪陷區之同胞長期受到日軍苛虐，至此終於目睹雲開見日！翌日，我起床甚早，因路途不遠，時間充裕，所以部隊於上午七時出發，軍部警衛營擔任前鋒，緊接著為軍部軍官乘騎馬隊，每一坐騎由一名馬夫牽引馬韁。凱旋隊伍排列甚長，軍司令部軍官隊之後為軍直屬部隊，即工兵部隊、通信部隊、衛生部隊、兵工部隊、砲兵部

隊、運輸部隊（輜重團）與野戰醫院。

至於三個步兵師之受降任務分配：陸軍第一五五步兵師負責新會、江門地區，解除日軍武裝。陸軍第一五六步兵師，接受廣州灣、遂溪，及鶴山等地區日軍投降。陸軍第一五九步兵師，前進中山、順德地區，接受日軍投降。

六十四軍凱旋 日軍繳械投降

當軍部凱旋部隊接近江門凱旋門，各界人群佇立公路兩旁歡迎，不分男女老幼揮舞旗幟，鞭炮聲震耳欲聾，此時部分鞭炮丟落馬隊中，使馬受到驚嚇閃躲，馬夫趕忙牽緊韁繩，繼續前進，大夥兒於萬眾歡騰聲中抵達目的地。

受降典禮由軍長張弛中將主持，投降之日軍第一三〇師團師團長近藤新八，親將戰俘名冊、武器裝備清冊等項，呈交我軍長接收，典禮莊嚴肅穆。

當時市內勝利氣氛濃郁，服務業中之理髮業於門前豎立海報，以紅紙書寫斗大之字：「歡迎國軍凱旋歸來，免費理髮三天。」

政府人道設想
寬待日軍戰俘

戰爭殘酷而無情，戰敗國毫無尊嚴可言；幸我政府寬大為懷，對待日軍戰俘，處處以人



▲張濟夏於青島峨嵋號補給艦。
(張濟夏提供)

道為設想，對等待遣返回國的日俘，採集中管理。惟每天日俘排隊外出洗澡時，於途中仍遭百姓追逐，日軍個個表情驚恐，昔日之霸道囂張泯然！我軍駐防江門市，因當地民族意識高漲，頗受民眾愛戴。